

墨香千年

□潘新日

墨，是一位老僧，一位披着黑色袈裟修行的佛在打坐。

文房四宝中，墨是有生命的，它根植于人心最内处的那一份柔软，死心塌地的把一生的余香落在纸上，汉字天下、江山尽收，让世间的美都藏在这香里。

古人喜墨，骨子里都是，不为别的，就为那丝丝清雅。历史上，三国枭雄曹操，宋代文豪司马光都喜爱收藏墨，他们早已遁入尘埃，而那些墨在黑白之间存活，书不尽历史，话不完世态炎凉，能使山月白，能使江水深……

长知作新语，墨纸似鸣鸡。三国的韦诞、南北朝的张永、南唐的李廷圭、宋朝的张洵、潘谷、元朝的张万初，明朝的程君芳等六位大师均为制墨高手，为墨的转世倾其一生。至清代得以推广，成了批量生产的商品，从此，墨，不再神秘，失去了贵族身份。

人分九等，墨分五常。皇帝用的墨称御墨，民间上贡给天子使用的墨叫贡墨，帝制时代，墨是浪迹天涯的侠客，朝廷用，宦官用，文人用，商家用，寻常百姓用，毛头小子都用。墨是启蒙老师，墨是文化的根，可以是圣旨，可以是布告，可以是契约，可以楷、行、隶、草，可以描红，可以画意天下，草木山石，云水雨雪，一个字，一棵草都是它的身真。

墨是汉字的魂。是写意山水中水墨画的灵与肉。民国的大员们、文人们，识得几个字的百姓们都拥有一纸墨香，或书或画，成为今人的宠物。今人不用墨，普及的是电脑，芸芸众生，汉字都不用手写了，更何况需要花功夫去研墨。穿越了千年，带着冷香的墨，慢慢从老一代开国领袖们的手迹里淡化开来，一步一步退出了江湖。社会大潮里，墨成了文化符号，成了少数人专属的奢侈品，此时，墨，俨然为大家闺秀，

有了高贵却又孤芳自赏。

墨有形也有刑，木匠用的墨绳，木士占卜用的墨龟均沾墨生奇，成就了一代代宗师。也会有墨刑黥面的折磨，历史上，秦汉时期的英布因错被黥面，习惯称黥布。唐代上官婉儿因得罪武则天而在额头上刺青，她便效仿刘宋的寿阳公主在额头上饰以梅花，结果显得分外妖娆，从而成为民间的时尚，可见墨之精灵。

墨有缘，穿越了千年，忘记了一切过往，依然伴着白面书生，带着世间的爱意，去成就有缘之人，凡是爱好的，耗去毕生的人才能得到，那份欣然，成了固守的信念和暖意，可亲、可怀，有着崇高和坚定。

我喜欢那些至亲至爱的墨香，它在我心里可以幻化无穷。

公园里放着高山流水，不是俞伯牙弹给钟子期的，是送给广场上习字老者

的，长长的海绵笔沾了水，写下了人生，他的心里定是藏着古诗，藏了墨香的，不然，他怎么会那么静然，如一棵孤傲的松。

又想起一人，以牡丹著称的画家吴东奎，在北京有自己的艺术馆，几年前，在送文下乡、救助残疾儿童回来的路上发生了车祸，他成了残疾，青青如颜色，落落任孤直，而他更加珍惜墨迹染出的墨之苦味和禅机，带着欢喜心生活，其画风更浓，表现力更强，层次更丰富。墨香里的浓淡五色，笔墨之间全是人间散意，成就了他的辉煌。

父亲练习书法，浸满墨香的日子里，他熬白了头，那是岁月的满，情感的满，用尽了一生的爱好，但他依然会写“池墨泼云飞，紫毫挥广宇”。也会写，“言，心声也，书，心画也”。真乃“无声之音，无形之相”。

大文豪苏东坡曾在《书唐氏六家书后》言：心正则笔正。书者如是，研墨者亦如是。难怪战国的墨者，大到权贵，小到布衣无不倾心追随，才得以墨家思想光鲜无限，善良、博爱的天地里，似水流年，平添了多少高雅。

岁月如斯，墨，成了老者，支撑它的，是汉字的刚和正，还有香，纯正的书香。

入冬

□杨炳阳

是希冀，是期待。还是祝福？总之，大自然是严谨的，季节与季节的交接，有着庄重的仪式……

还是深秋，飒飒秋风就把爱，连同清爽，送进冬天了。那是一个深情的梦，每一丝缕，都弥漫着美学原理构成。

最先光临的，是秋雨。变得分外高远阔朗的秋的天空，即使有阴霾。也显得很开阔。前奏是雷鸣组成的鼓的旋律。它从遥远的高天响起，可决不像夏雷那么骤猛，而是缓缓起滚过长天，不太急促地咚咚地响在头顶。

它不是急呼还未苏醒的冬天，它仅向冬天发出柔情的讯息。随之而来的秋雨，绵长极了。

秋雨不象夏雨急暴，因为那要催促生命生长。秋雨却是对劳累的大自然进行安抚，是一种绵绵的慰藉。

秋雨的绵长柔情，刚子可以用它降落

到荷叶上的情景表叙。丰硕的莲已经收获过了。荷仍撑着，但是，已经残了，很疲惫，憔悴了。

是绵长的秋雨，给荷最后的丰采，有了滋润，有了呼唤，便有了灵性。荷的生命又舒展开来，倾接下一棵两棵，许多的珍珠。荷很快便有了风韵。

就是在这种最后的美丽中，荷睡去了。成一个很爽心的冬的梦想……

秋雨与荷之间的生命密码，也是与所有生命之灵的秘密。

随即，霜落了。每天晨间的秋霜，晶莹而又纯净。一垄垄的小麦上的一片茸细均匀的霜毡，象上等的羊绒那么可爱。田野，成为一个与天灵相吻的世界。

秋花便是在这种境地中怒放的。最惹情的，是菊。

这是秋的情情所在，它以菊的繁山美艳来抒发其隆意。一丛丛花枝孜孜迎霜天明月摆舞的秋菊，伸展开一片片从地灵深处喷发的热烈和渴望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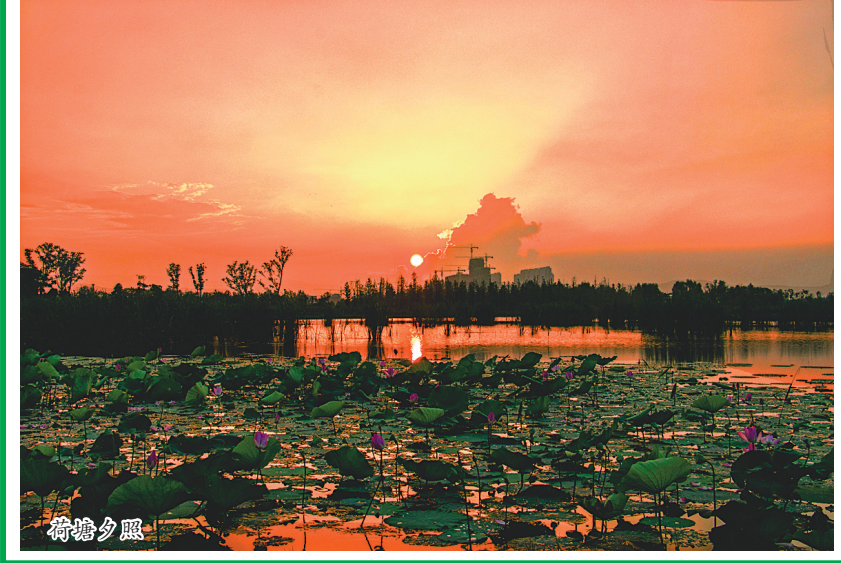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，浩浩秋风急急呼唤一种纯粹的壮美。

人间，便有了第一场冬雪……

铜陵印象

□洪方明

铜陵，山水之城，文明古铜都。在这片色彩斑斓的土地上，氤氲着五彩的追求，一群执着于光影的爱好者，用自己手中的相机，聚焦铜陵改革开放40年的繁荣盛景，聚焦古铜都的秀丽风光。在集结高雅、纯净又充满诗意的演绎之路上，透过一个个被定格的精彩瞬间，我们似乎能感受到美丽大自然的清新呼吸，触摸到时代脉搏的强劲律动，也似乎听到了历史的沉重步伐，更看到了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。



铜官山

□方咸达

美景与美玉一样，常常藏在深山中，等待有缘人。

风光旖旎的东边沟，就是一块等待有缘人开发的璞玉。

东边沟，位于周潭镇七井村境内，行政辖区现隶属铜陵市郊区。网上有人作诗赞美东边沟美景：“翠蕴古道通幽境，花簇清溪弹玉笙。无限风光收眼底，誉为九寨不虚名。”

周末，秋高气爽，我与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驱车近40公里赶往铜陵市郊区周潭镇，准备徒步穿越七井村东边沟，一探这“小九寨”的美景。

上午9时，车到周潭镇，在好客的周潭人左文向导下，车穿过镇中心干道进入七井村水溪路。道路两边成片的稻田已染上了金黄色，与近处的小楼和远处的青山，勾勒出现代的田园风光图。不一会儿，一条山涧出现在眼前，溪水不深但十分清澈，露出许多大小不一、椭圆的溪石，一群村妇在溪边洗衣、洗菜……我们本想驻车拍摄此处美景，但是向导左文说，现在是枯水期，这里的风景没有雨季来时漂亮，但前面的风景更美。

车沿着山涧边狭窄的山路左右拐拐，终于在一处采石场停下。下车后，我心顿时凉了半截，只见左边的山体由于采石岩石裸露，山涧中有采石时滚落的巨石，龇牙咧嘴，煞是难看；而右边的山体高耸，植被茂盛，雄伟壮观。左右两边的山体本应相对，是东边沟天然的屏障，但是现在左边的山峦已残，如同美丽的孔雀折断了了一只翅膀。据左文介绍，此处是东边沟的老猫阳山，曾有企业开采花岗岩，因破坏生态，现已关停，采石的设备现已全部拆除，现裸露山体已覆盖了绿网，并撒上了草籽……

左文见众人对目前被破坏的景色感叹感伤，怕我们降低徒步的兴趣，笑着说，破坏的景色只有这一处，美景尽在前方。

我们于是沿涧上行，果真如左文所说，东边沟处处皆是美景。山涧两边的狮子山巍峨，峰岚叠嶂，山顶处自然裸露的花岗岩，或似老鹰伫立、或似老君炼丹炉……神似黄山移来；山半腰处林木茂密、层林尽染。

写意的窗影

□吕达余

翻书翻得有些倦意了，抬起头看看眼前的白壁。哦，竟见壁上出现了一幅画，是一幅长条幅儿，画面儿是变换着的。一会儿是此密彼疏，一会儿是彼淡此浓，留白在窄小空间不时变幻，俨然一幅墙上的水墨画。墙上当然是本无画的，是半侧窗户倒映来景物。我颇有興味地欣赏起来，树竹竹影子在墙上舞蹈。向外看看窗影映本之所在，几株樟树在风中晃动而已，实在是没有什么趣味的。呵呵，原来影子化幻成来景致，想想也不奇怪至极。

想想也不奇怪的，著名的郑板桥的墨竹，不就是这样来的吗？他在自己的画上题句说：“于时一片竹影零乱，岂非天然图画乎！凡吾画竹，无所师承，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。”此法也并非板桥所独创，据说古代一亡国妃，为征服者所占有了，心中常有愤懑不平，尝独坐于轩帘内闲视，轩外有竹影落于窗，遂就窗纸摹写竹影以自遣，从此开以墨写竹之先河。如此说来，郑板桥竹影步其后尘，效法法而己。

竹影入窗，不用摹写，便已成画。因其已删其繁，而留其简约，且略其文彩，而遗其清姿，画意自然出之。我们旅游观名山大川，然为何尚于室内赏千山万水，观画家笔下之流水小桥？其理一也。观繁则跟眼，察微而流目，最妙于境界，是观其大端，而味其神韵。于画，我是喜欢写意的。太抽象则又过之，只见线条斑块，而不见其形影。

中国古人说，要月下看美人，这与窗上

看竹影同。月下美人有何妙处？妙在惟见一袭剪影，月光如纱笼美人，让人看得不甚真切。世上任是再美的事物，都不能看太真切了。人们多爱看美人，恨不得打上追光灯，以瞧个明明白白，结果呢，瞧见了脂粉下底的雀斑。几度婉婉也不转，痴心欲掉画图看。”这是常人心态，凡事欲尽其兴。但画家只让看美人之背，看美人看正面，不如观其背影。这是画家的高明处。

不独艺术欣赏，不独是看美人，人生诸多事物，均可作如是观。用佛家语说，就是空幻观之，太执著，太真切，不仅不美，而且易疯狂。画个竹子，太具象，太明白，太繁乱，都不美，何况人生图画？人生若过得艺术些，图画可简约一些，线条草一些，多向一些，留白一些。真正美哉雅哉，人，大抵如此，这于生活中，似不难找例证。你看那些快乐的人，成功的人，不大有太具体的目标，也不抱定唯一的目标，然而知足没有人生目标。

外面夕阳已西下，刚才竹影微弱渐淡了，终至于什么也没有了。这才收回自己的目光，发现好像想得远了，且回到当下来看。阳光没有了，还有月光，月影映窗，则更别有韵味。我不喜在墙上挂画，书桌上方乃白墙一壁。这一个大大的留白，不意竟有这等好处，日光月影可以作画，而且四季变换不已，这是无意之中得之的。

妻子的“教师”生涯

□王征社

前几天，妻子突然接到一个已经毕业学生的短信，大意是自己来铜陵市某职业技术学院参加“教师资格”考试，想到学生公寓看望妻子。妻子告诉这位女生，自己已离开了岗位，在家休息。

因为女儿在外地上大学，从2016年3月起，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，妻子一直在本市某职业技术学院女生公寓担任宿舍管理老师，人称“宿管阿姨”。其工作时间是轮换制，两人一组，工作期间吃住在学校，每次接班时间是上午8点前，24小时后交班。可以说，妻子在干宿舍管理老师期间，用真诚、细心、耐心和爱心，与所有的学生和谐相处，并与学生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初入宿管之门，妻子有点摸不着头脑，好在宿管阿姨没有太多的知识，妻子一学就会，很快就能独当一面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妻子越来越受到公寓学生的尊重和拥戴。

每次交班回家，妻子总不忘向我倾诉学校的所见所闻，女学生的奇闻逸事，交流宿舍管理的酸甜苦辣。听得久了，我也渐渐理解了妻子，为她的辛苦和付出而感动。

妻子之所以在宿管阿姨的“小角色”上做得很成功，我以为原因如下。首先是细心。细心乃成功之母。每年新生开学，两栋宿舍连成一体，上千名学生同时入住，6名学生安排一间宿舍，每间宿舍一把锁，6把钥匙，需要一一核对，钥匙发错了，学生开不了门，没有发到钥匙的学生，又会找上门来。开学前三天，妻子甚至加班加点72小时“驻扎”在学校。学校规定，每晚9点30分开始查铺，每次查铺，妻子需要从一楼走到6楼，查完上百间宿舍，核对每一位学生住宿情况，如果发现个别学生夜不归宿，妻子的事情来了，先让同宿舍的学生联系本人，若联系不上，需要马上与班主任联系，再联系不上，就要给学生家长去电话，如此一折

腾，不到晚上12点肯定睡不着觉。每次查完铺，差不多都要一两个小时。根据规定，晚上11点30分之前，所有学生住宿情况由宿管阿姨统一向学校值班老师报告。忙完这一切，宿管阿姨才能洗刷睡觉，如此循环往复。

耐心殊为难得。宿管阿姨多住在公寓值班室，妻子在值班室睡觉，经常出现“意外情况”，深更半夜，妻子正躺在被窝里睡得迷迷糊糊，突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，原来是学生突发疾病，需要就诊，妻子不仅要起床开门，还要及时给值班老师打电话。有时妻子刚在床上躺下，有学生在外兼职回来，妻子得爬起来，披衣为学生开门。有时个别学生晚自习忘了带钥匙，提前回来，进不了宿舍，妻子还要提着一宿钥匙为其开门。学校规定，清晨6点以后学生宿舍才能开门，但有些学生如外出兼职、赶车回家等，往往早上四五点钟就来敲门，要求外出，妻子从不为难学生。这些看似微小的动作，其实是在考验一个宿管阿姨的耐心。

爱心无价。妻子在任宿管阿姨期间，从来没有所谓的“师道尊严”，只要妻子值班，值班室总是坐满学生，妻子与同学们谈天说地，其乐融融。学生表达心意的方式很简单，有什么好吃的，第一时间送给妻子吃，而妻子总是原封不动地退还，实在拒绝不了，象征性地收一点，事后再买一点东西送给学生吃。

爱心像投资，你付出多少，回报就有多少。妻子值班期间，因为长期睡得很晚起得早，今年6月底，在我的一再劝说下，妻子辞职回家。两年半的时间虽短，但妻子却与孩子们建立了母女般的情谊。人都是感情动物。据我观察，回家几个月来，至少有3批学生来我家看望妻子，向妻子倾诉心声。还要不少学生经常通过微信、QQ群或电话与妻子保持密切联系。妻子辞职后，今年8月底，学校几次来电话，希望妻子回校续当宿管阿姨，都被妻子一再谢绝。

秋天的眷恋

□张培胜

雨丝，漫过山越过河，像少女纤纤玉手轻抚细纱，轻轻慢慢，细碎碎，斜风伴细雨，细雨牵细风，牵牵拉拉，拉拉牵牵，白首不分离一般，悄无声息站在窗前，借着树梢淡淡荫，簌簌洒，宛然素帘，微风轻拂，细雨作底，清清爽爽，挡住夏的来路，迎来秋的晨早。

风牵雨移，雨动风飘。雨丝一个转身，穿过闭窗的细缝，钻进屋里，不曾感受一屋温暖，不曾多些停留，干脆淋漓，直奔我的床前，来不及停歇，如爱人的手轻抚脸庞，轻轻盈盈，呼唤沉睡心灵，告诉季节轮换消息。我从倦意朦朦醒来，从依依梦境挺身而出。雨丝走了，走得那么利索，不淡淡的香，不存深深浅浅的足迹。回味雨丝爱抚，思念爱人曾经的温存，笑意消融疲惫，轻盈带去沉重，清爽披身，激情盈心，笑意写在脸上。轻柔惺忪双眼，别离眷眷梦境，推开窗窗，噢，原来是秋雨来看我。洒洒翩翩，轻吟短诵，夏去秋来，收拾片片夏热，遗落顶顶阴凉。

风轻飘，雨萧萧。伫立窗前，情牵梦绕。昨天的风吹不动今天的雨，昨天的热烘不走今天的雨。秋，淋漓大方，断然飘然而至，朦胧释真情，缠绵尚真意，好一场秋雨！一场秋雨一层凉，郁达夫对秋雨的体会，终于在我身上灵感。丝丝寒意，片片滑过肌肤，镌刻在心，秋雨就是秋雨，别样的萧瑟，离奇的惆怅。临雨思情，望雨吟诗。“润物细无声”那是杜甫感受到的春雨，“白雨乱珠跳入船”那是苏东坡领略到的夏雨，“那堪秋雨助凄凉”那是一场秋雨呼唤起林黛玉的哀鸣。现在，秋雨来得这么突然，来得这么夸张，袭进心间，心也不再